



夜空中最亮的星

□李奕莹

人们总说，人死后就变成了星星，照亮活着的人前行的路。记忆长河中，那天夜晚，风雨从未停歇，落叶遍地，院里满是黄菊花，奶奶过世那天，雨后的漫天天空中又多了一颗璀璨的星星。

我从小在爷爷、奶奶的爱护下长大。直到现在，我仍清楚地记得，在老院里，奶奶做饭、爷爷干活、我写作业，就这样，普通却幸福的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。过往的回忆充斥着那个院子的每个角落，还记得我笨拙地学着奶奶的样子剥玉米，却无论如何也没有奶奶熟练；还记得奶奶费力地蹬着自行车，载我去幼儿园；还记得……记忆如泉水般向我涌来，我只能任由泪水充斥眼眶却又无法再次将这些重新经历一次。在我印象里，老院里从未种过花，只是一些蔬菜填满了院子，老人家总是觉得花中看不中用，不喜欢侍弄那玩意儿，然而，野生黄菊花却如繁星般点缀着野菜地。时间就像掌心的水，无论你摊开还是握紧，都会从指缝一点点流逝。

端午节过后，爸爸几乎每天都在家，问他，他便总说在奶奶家。我不由得想起5月份去看奶奶时，她正悠闲地看电视，并叮嘱我好好学习，以后考上好大学了发钱。我并未察觉有何不对劲，便也没多问。高中学业重，休息时间短，在那之后再没去看过她。直到6月底，妈妈忽然问我去不去看奶奶，我还没当回事儿，也没有多想。直至7月6日回到家，才知道妈妈话里隐去的意思。在这之前，我早该预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7月3日那天，我给爸爸打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放假，但他只匆忙留下一句“我现在正有事儿，先挂了吧”。我知道他一向很忙。殊不知，他当时就在奶奶旁边站着。到了晚上，我又给妈妈打电话，她照旧催我睡觉，但她那边很吵，问她在干什么，她却说准备睡了。她很奇怪，但我太累了，也没管那么多。7月6日终于能回家了，看着越来越远的家，感到些许轻松。在此之时，妈妈的声音打破了彼时的寂静，妈妈沉重的语气使我忐忑不安：“你奶奶去世了。”“她现在在哪？”“在咱家。”我的心脏猛地收紧，紧到快要喘不上气来。

飞奔到家门口，我却犹豫了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掉。我不敢揭露真相，我想活在自己的童话里，但终是勇气战胜了一切。我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擦掉断了线的泪珠，但当我走进无比熟悉的院子，看到那只属于过世之人的遗照时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径直走进书房，独自哭泣发泄了一番。我从未想过，5月份和奶奶的见面，竟是我与她的最后一面，回响在耳边的殷殷嘱托，竟是我与她的最后诀别！

我恨自己，早该预料到会是这样，早该注意到爸爸、妈妈的反常，怎么不多问问、多想想。我真的很后悔，为什么我总是为自己找借口，以没时间为理由推脱。我的心里有怨恨，可我不知道该怨谁，只能无声痛哭，只能歇斯底里，只能恨自己。也是，对于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，除了这些我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无助吞噬了我，若有重来的机会，我只愿能一直陪在奶奶身边，像她儿时伴我那样，陪她度过一天又一天！

当夜幕降临，我总迷失在黑夜中，可星空璀璨，明月当空，我抬头仰望，奶奶，你会看着我吗？或许在某个瞬间，我们目光相交。请记得告诉我你是否安好，是否健康，是否快乐。我知世间行路艰难，岁月蹉跎不再，可我亦知那百万繁星中，有一颗总会为我照亮前方至暗之路，将希望与光明透过星光带给我。奶奶，您是最亮的那颗星，对吗？

食姜记

□翟凌枫

俗语云：“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”说起姜这种吃食，真可谓喜爱者趋之若鹜，厌恶者嗤之以鼻，但抛却世俗的喜恶，姜确实是个好东西。

记得幼年时我常患感冒，每当我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，冻得浑身打战时，母亲总会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糖姜汤给我喝。一碗姜汤下肚，随着一股暖流在周身游走，我的额头微微冒汗，身体的不适已然减轻了大半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姜是一种“神奇”之物。

传说中，神农是食姜第一人。遍尝百草时，神农曾因误食毒蘑菇而陷入昏迷，苏醒后，他顺手拔下身旁一丛青草的块根，放入口中咀嚼。不多时，他感到腹内翻江倒海，一番倾泻之后，身体无碍。神农姓姜，因此他把这种尖叶草命名为“生姜”，以纪念它让自己起死回生。《论语》中也曾记载孔子“不撤姜食，不多食”。孔子作为姜的“狂热粉丝”，他喜爱食姜，但每顿都不会吃多，这也让他成了春秋时期的高寿者。

姜与我的故乡怀庆府颇有渊源。“前乔婆，后乔筐，苏寨萝卜清化姜，七方姑娘不用相”“要想发，种三辣”，这些都是在焦作博爱农村广为流传的民谚。怀庆府地区自古盛产怀姜，其栽培历史迄今已有1600多年。怀姜辛辣多丝、品质优良，兼具抗寒、健胃、发汗、祛病等功效。记得幼年在街边玩耍时，时常看到一些小贩骑着永久牌自行车，车后座上绑个大竹篓，他们一边骑车一边吆喝：“卖山王庄老姜！”竹篓里装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怀姜。

“霜降至，姜农忙，遍地姜味香”。每年霜降前后，是怀姜收获的季节。前几年，我和父亲曾专门驱车到沁阳市山王庄镇马庄村观看怀姜丰收的盛况。一到地头，我们便闻到一股浓郁、辛辣、清新的姜香味，放眼望去，一望

无际的姜田郁郁葱葱，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。正在田间忙碌着的姜农心里乐开了花儿，有条不紊地出姜、拔土、装车、运输。眼前这些满载着辛劳和汗水的黄澄澄的怀姜，犹如一块块闪闪发光的金子，饱含着姜农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期待。

每年新姜下来，奶奶都要腌一坛姜吃。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怀川女儿，她总能轻而易举地买到质量上乘的山王庄老姜。腌制前，她先将一块块形如佛手的生姜洗净之后，刮去薄皮，切成薄片，再放入适量的酱油、盐、醋、糖、辣椒等调料，拌匀后装入坛中，装满后压实封坛一周。腌成之后，将小坛静置在厨房一隅，每日早餐时，轻取几片，或是就饼，或是送粥，奶奶乐此不疲。等这一坛姜吃完，外面已是春暖花开开了。

起初，我并不喜爱腌姜片的味道，觉得它过于辛辣和呛鼻。见我不肯吃，奶奶劝道：“你先尝尝看，入口时虽然有些辣，但是越嚼越香，越品味道越浓郁……”我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，大胆尝试了几次，腌姜片的滋味果然别具一格，妙不可言。入口时虽然辛辣，但是越嚼味道越是香甜，随着口中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脆响，一股姜独有的芳香之味沿着口鼻直冲脑门，顿时提神醒脑，咽下之后，一股暖流迅速走全身，让人倍感温暖舒适。当真是辣在口中、甜在心头。

仔细想来，这嚼姜，何尝不是在咀嚼人生呢？人生在世，不可避免会遇到狂风暴雨、荆棘坎坷。每当这时，难免会失落、彷徨、无助，但只要昂首挺胸，勇于直面挑战，终会迎来雨过天晴。生活的苦辣酸甜犹如一部悠扬的交响曲，汇成了我们的一生。拒绝了“辣”，就如同关上了“甜”的大门。因此，人生恰如食姜，既“辣”又“甜”，方是人间至味。

再回金陵坡

□苗国富

1986年春天，因农村整党工作需要，与“云台古镇”的一个小山村邂逅。今天，再次相见，百感交集。

1986年8月的一天，我和修武县整党办的同志到金岭坡乡（现改名为金陵坡）调研。经过一上午的山路颠簸，才来到了金岭坡村。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山村，只有一条弯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，把小山村与山下连在了一起。村里都是石块砌成的石头房，感觉人烟稀少。“大队部”建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，坐北朝南三间石砌房，一切都让人感到新鲜。

在院子谈完工作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开饭时间。中午的饭，印象深刻。下锅的水，就是院中央“天池”里的水。水面上，蜻蜓飞舞、马虾浮动，水池边的草丛布满牛粪。一人一碗汤面条，白面馒头随便吃。饭后，村干部问：“你们吃了几个馍？”我马上算了算：“一共8个。”一碗汤面条3毛钱，2个馒头5毛钱，我赶紧掏出5元钱，村干部找了1毛钱。那天，我们巡视组三人共吃了4.9元钱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想了很多。太行山雄伟壮观，山村经济却依然落后，山里人的纯朴善良，干部与群众心连心……

“第二次握手”金岭坡村，是在金岭坡乡撤消后，金岭坡改名金陵坡，金陵坡村归修武县西村乡管辖。撤的改的不仅是村名，更是全新的山村和全新的风景，是老百姓的幸福生活。

当初的金陵坡村太穷，为了生计，村里的年轻人都走出了大山，很多建筑因为年代久远而凋敝破败，只剩残垣断壁，不少村民陆续搬离了世代居住的石头房。2016年开始，金陵坡人让这个遍布石头房子、破旧荒凉的古村重新“活”起来，在原来破烂不堪的村舍的基础上建起了中国乡村完美的典范：艺术小镇——云上院子。

美景民宿，山村再生。2018年现代民宿云上院子开始营业。从废旧的孙家大院，到建设展厅、游客交流中心、文创艺术空间、废墟剧场、乡村艺术大学教室等功能区域和20多间客房，让云上院子不仅成为城市人的一个栖息的家园，更是带动了山村经济的发展。2022年7月16日，在河南省民宿发展推进会上，云上院子上榜全国甲级旅游民宿、河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民宿。

38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2024年3月的一天，春光明媚，山花烂漫，我第二次来到金陵坡村，兴高采烈地游览了云上院子，也看到了村民在原来村舍对面，依山而建，南北走向，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瓦房，还到山上寻找了38年前的“乡政府”“大队部”。中午时分，饥肠辘辘，来到“农家乐”，吃上了和当年一样的白面馍，我满足地笑了……

与山村第二次握手，与山里的蒸馍第二次相见，再次踏上山乡这片热土，冬去春来，那棵老槐树依旧屹立在石头房旁，见证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变迁……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jzwbxq@163.com

（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）